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 康 | 巴 | 诗 | 汇 |

遥远的村庄

谷语

放牧人

这是农业和牧业的结合部
左手种地,右手放牧
草场八百里
离别有四千米海拔
牦牛背上日月,与家隔着轻度高反
草原坦荡,孤独无处挂靠
杂木疙瘩碗里,思念揉成糌粑
几缕香烟
飘成山下屋前流水
是岁月风雪
是男儿担当
是挥不断的离愁
放牧人的岁月在牦牛背上迁徙
上山缺氧,下山醉氧
看看又将一季春草,放牧成秋色

月下

季节从山那边来了
春天撤下所有花朵,泥泞成泥
哦,又有几个夜晚要在木槿树下徘徊了

一直都在开始,却从未有结果
世界太小:忘了方向感
世界太大:总安放不好自己的手脚

太阳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
也没照见树脚下、田埂边的蚁穴
一直盯着远方,可远方一直往更远处退去

爱恨在丛林间纠结
我嗅觉到了,你笑容背后的悬崖,带着草香
和你随手伸过来的无法抗拒的危险

但我仍以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爱着
一次又一次挡住漫至书桌边的潮水
我只等着你,纯洁,忠贞,并且谦卑向晚
黄昏的重量从天井落下来
残红——这些呼喊过的声音
此时很安静,小花虫很安静
牵牛花也安静举着憔悴色的渴望

你拿着手电,往山上走去时像个萤火虫
我们的再见隔着4500米的海拔
那么多弯曲,盘山公路纠结不已

衰老的故乡,一朵云,漂泊的姿势
让我莫名感伤。异乡有风,也有雨
但春天仅止于想象,荒凉辽阔无边

为什么有漂泊?一朵走失异乡的花
把心事打开心又闭合,这之间是憧憬是落魄
是撕裂,是经年的离别和揪心的白发

但我仍旧爱着,这夹在碎片间的人生
当巨大的黄昏落在异乡的门前
落向蛛网,蛛网上的残红
我相信——春天是来过

好久没人来了

月亮的光在北边的沙粒上滚动
杜鹃又啼了
爬山的人被啼声绊倒

好久没人来了,兽迹也无
只有青苔从门前小路慢慢走来。那么
听歌吧,或者碰杯,从此握手言和

我是个不善于装饰的人
只是以干净的方式迎接这个世界
是的,故乡和远方背在肩上,沉重,疲惫

在这个边陲小镇,我把日子夹进书页
大风吹卷琐碎、隐痛,还有乏味

导读

如今,村子里老人们的劳作,经退耕还林的减压,成为适合他们体力的劳作。他们在劳作中锻炼了身体,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先生说,这正是生命不能承受的轻。生命必须要有重负。如果没有重负,生命的意义就会被取消,就会陷入虚无。先生说,每个人在大地上,都应是希绪弗斯,顶着生命意义的重负向前。《如果没有重负》
钟秋果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问:“虾拉沓在什么地方?”
“在去炉霍的路上。你老弟仕途一帆风顺,还想问官运?”
“我不信占卜。在康定就听说虾拉沓疯子喇嘛证德证境极高,是个贯通天地的人物。”《女儿谷:1937》
也许是我隔壁有两个读康中校的大哥哥吧,我很小的时候,就对那所常在大人口中夸耀的学校充满了幻想。
我隔壁的两个大哥哥又常常抱着厚如砖头的书走进走出,腰板笔直,头高傲地仰着,看我或不看我,眼睛里都充满了睿智,真的让我崇拜极了。《少年梦》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记 | 者 | 笔 | 汇 |

如果没有重负

王朝书

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是雷表婵。已八十五了。去年,在儿子的要求下,她停止了劳动。雷表婵患有严重的脊椎病和膝关节炎,走路非常困难。她的家人怕她倒在地里,故而不准她劳动。

除雷表婵及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王二孛,我的酒鬼二姨爹外,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都在地里劳作。据小琴说,七十多岁的曾老刀不仅要劈柴、种地,每年还要喂五头肥猪,其劳动动力可以抵一个青年人。

劳动,已经是村里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劳动,我曾经深深地同情过我的父辈。

我的印象里,劳动是苦的,是累的,是脏的。比如,我的父亲,在烈日下的劳作。曾经,父亲为种出优质的海椒,在炎炎夏日,蹲在海椒地里给海椒除草。父亲除草,不是用农药,而是用手扯。太阳在父亲的身上烤出了汗,汗水顺着背脊流到裤腰上,打湿了裤子。在太阳的烘烤下,父亲裤子上的水分又被蒸发到空中。母亲说,看上去,父亲的屁股仿佛在冒烟。

父亲的裤包里,随时都揣有一张手帕,用来擦汗。他的手帕,经常是湿漉漉的,散发着盐的味道。地里劳作,不久就会出汗,就会将衣服打湿。这些衣服,村民们没有时间洗。当他们经过身边时,就会闻到一股浓郁的气味。

这样的气味,我并不讨厌。我明白,那是劳动的写真。尤其,当我亲身劳动之后。

小时,我的身体弱。会瞬间昏厥、断气。母亲认为,我活不长久。就没让我干活。十岁之后,我的身体渐渐好转。昏厥的毛病没了。我开始承担家里的活计。

初中的一个周末,我回家,正赶上苹果贩子收购苹果。为了多卖一点,母亲给我也装了一背,让我背了,和他们一同到甘谷地去卖。

我的那一背苹果,可能有二三十斤。当我背上苹果时,我就感到一股来自大地的重力在我背后使劲地向下扯着。我每往前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平时多几倍的力气。我背着苹果,从家里出发,爬坡上坎,还没走出村子,就已经汗流浹背了。出了村子,是一段下坡路。这段路上,要轻松些,使的劲不太多。这段路并不长,只有大约半公里。剩下的全是上坡路。越往前走,重力似乎越大,我迈步所用的劲越多。汗水在我的额头密密麻麻的,汇成股,流进衣服里。我抬手去擦,汗水很快又出来了。此时,肩膀被背篓勒得很痛。我快走不动了。我真想将背篓扔了。

然而,我清楚,不能扔。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且我不应该被这一背重量所打倒。继续往前走。汗水不停地淌,我已顾不上去擦了。我低着头,喘着气,尽量节省一点劳力。汗水顺着额头,沿着眉毛凝成珠,然后,滴落在拍油路上,摔得粉碎。我的眼睛快要睁不开了。睫毛被汗水浸透了。我快要被重量压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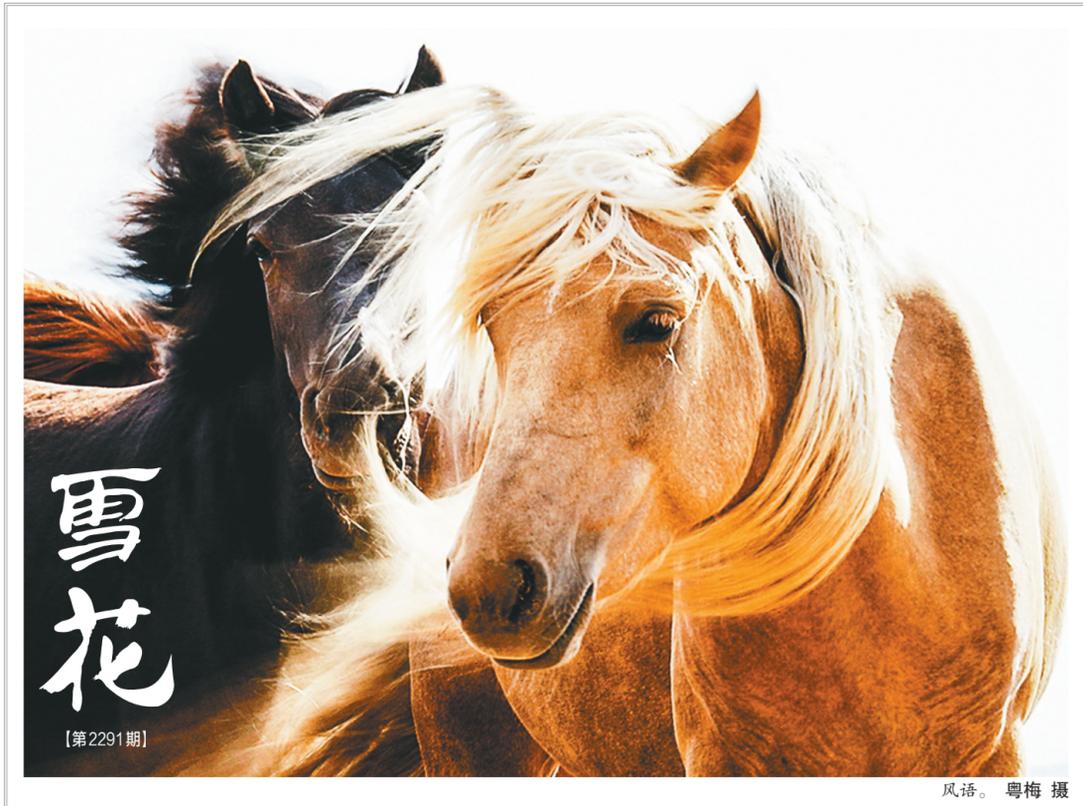
幸好,小坂场村距离甘谷地并不太远。只有两公里多些。我终于到了甘谷地,安全地放下了重量。

我记不得那背苹果卖了多少钱。只是,那天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着,劳动对于人到底有何意义。

看着父母的辛苦,我曾幻想过,买彩票一夜暴富,然后将父母从劳作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什么事也不做。然而,父母什么事都不做之后呢?我苦苦思索着。最后,我想明白了,如果彻底取消了父母身上的重负,他们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他们就会无聊。

比如,这个世纪初,大渡河边有的村子的农民,因国家修水电站占了土地和房屋,获得了巨额赔偿,然而,他们在拿到钱之后,却不知道做什么,不少人走上了赌博的道路,有的因赌博而倾家荡产。所以,劳动对父母来说是必须的。只是,劳动不能成为一座大山,让人成为劳作之奴,像牲畜一样活着。如今,村子里老人们的劳作,经退耕还林的减压,成为适合他们体力的劳作。他们在劳作中锻炼了身体,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先生说,这正是生命不能承受的轻。生命必须要有重负。如果没有重负,生命的意义就会被取消,就会陷入虚无。先生说,每个人在大地上,都应是希绪弗斯,顶着生命意义的重负向前。



雪花

【第2291期】

风语。 粤梅 摄

| 小 | 说 | 连 | 载 |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钟秋果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问:“虾拉沓在什么地方?”
“在去炉霍的路上。你老弟仕途一帆风顺,还想问官运?”

“我不信占卜。在康定就听说虾拉沓疯子喇嘛证德证境极高,是个贯通天地的人物。”

“的确如此!他为人预言吉凶祸福、官运财运、生男生女、生命长短、失物复得,都顶求灵验,连成都重庆也有人不远千里去顶礼求卜。”胡仁济介绍,喇嘛有人叫悦西央嘎,住在鲜水河岸虾拉沓的山洞里,春夏秋冬都穿一件拖襟吊带的喇嘛袍,戴一顶破鞋,行为怪异,大家叫他疯子喇嘛。“去年我重回道孚任上,专门去拜会他,却不见踪影,村里人说云游去了。疯子喇嘛临走时,预言民国26年——就是今年,炉霍城以下至道孚扎坝鲜水河口一带,会遭大旱,然后是地震、山洪,峡谷将变成大湖,死人无数,但虾拉沓会幸免于难。”

“是吗?”钟秋果很疑惑。

“千旱已经应验了,至今未下一滴雨。要是老天爷体恤民困,灾难到此为止,也实为大幸。果真地震、暴雨、山洪一起降临,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钟秋果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不祥预感,赶紧换个话题:“我还得去一趟灵雀寺,

见麻倾翁,转交所长的手札。”

“明天我陪你去,再在城里转转,休息一下,后天一早出发。你看行吗?”

“行哦,化民兄,你安排就是了。”钟秋果端起茶碗,咕咕咕一阵牛饮。

“我马上叫差役队长派好沿途乌拉。”胡仁济揪灭烟头,挤成勾形,扔进土碗,风风火火跑出去。隔了一阵子回来一切安排妥当,又坐下,点烟,问:“老弟还没讨老婆吧,这次去女儿谷正好亲自考查考查体验体验。”

钟秋果伸出舌头摇了摇,说:“12年前,我们全家去康定跑马山看赛马,妹妹挤丢了,唉!……母亲一病不起,到冬天哮喘复发,胸闷气短,咳嗽不止,窒息身亡。父亲受不住打击,胃病加重,便辞去炉城小学的教职,放弃了每月250斤薪水,回到老家雅安上里镇。那年姑妈做媒,给我娶了个当地小媳妇,在家伺候老人,替我尽孝。”

胡仁济问小妹走丢是咋回事,怎么没听他提起过。

“唉……”钟秋果又叹了口气,简单讲了来龙去脉,并说在县委训练所只来自康定及周边的同学打听,没有任何消息。

“明正土司下辖四十八土百户,一土千户,幅员辽阔,那些年举办跑马节,所属部落

少年梦

嘎子

哥,想起你手里抱着的厚厚的大书,就想康中校肯定遍地都是书吧。就鼓起勇气上康中校去捡书。

康中校很远,我们从早晨走到中午,才到康中门前。在我记忆中,在加油站下边的那个长长的下坡路口,就竖着一排排贴满大字报的木栏,大字报栏把康师附小和农科所封闭起来。而走空了的康中校一扇大铁门紧紧关闭着,锁上了一把大铁锁。当然,这阻拦不了我们,铁门有宽宽的缝隙,我们人小,侧着身子都钻了进去。

今天,我用文字写见到的那些惨相时,真的不知道该用啥词。荒凉破烂凄惨,一点不像我曾经向往崇拜的圣殿模样。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教室,让灾难清洗过的课桌椅腿残缺地堆在墙边,地上满是撕碎的书和作业本子。我们就在里而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还比较完整的语文、历史书,翻着里面的图画,觉得还可以收藏起来睡觉前翻翻看。我的兜里就塞了好几本当时的破烂的语文书。

有个伙伴说,他哥哥曾经带他去康中校的图书室,那里的书肯定多。我们兴奋了,跟着他去找图书室。上一个长长的石梯,在一排树叶稀疏的白杨树旁,有一幢青砖小楼。他说,图书室就是这里。我们趴在破烂的窗户朝里瞧,一股火烧过的焦糊味扑来,里面乱七八糟尽是破纸和碎砖头。我们正想翻窗进去,后面有人厉声呵斥:在干什么?想偷东西呀! (未完待续)